

/ 说古论今 /

影子

□浅蓝

冬天是看树影儿的好时候。

许多树的叶子都落了，只剩纵横交错的枝干，在日光、月色下，映在地上，疏疏落落，深深浅浅。

月下观影，极富意境。苏轼在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中写道：“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”读后令人遐思无限。

年少时，乡村没有光污染，天黑透了才点一盏煤油灯，灯焰短小，灯光昏黄，一米之外就影影绰绰了。灯下人的影子，被放大投到窑壁上，人一起一动，影子忽长忽短，宛如皮影戏。有时，母亲教孩子们做手影游戏，变出飞鸟、兔子、小狗……

天气暖和、月亮又好的日子，整个村庄都浸泡在月色里。月光从粼粼的瓦上流淌下来，泻于地面，闪着银光。晚饭后，大人们聚拢到空地或麦场上，或谈天说地、评古论今，或压低声音议论别人的家务事。孩子们则跑着玩耍。捉迷藏的时候，因为人人身后都拖着一条影子，往往因此暴露了行踪。

月光静谧，让大人变得格外好脾气，纵容孩子们尽情胡闹。我们曾披着纱巾装鬼，和小伙伴们在墙角，不时跳出来大喊一声，吓唬路人，但到底装不像，因为传说鬼是没有影子的，知道的人一瞧便笑了。

有天晚上，不知因什么事被母亲拒绝了，我竟往村道中间一骨碌，撒泼不起来。母亲没有理我，故意和一起纳凉的婶子们悄悄回家了。月色很好，村道一半在阴影里，一半在月光里。我怕被人踩到，故意躺在有月光的那一半，等啊等，指望母亲回来找我。

过了好久，我都瞌睡了，也没有人理我。不知不觉中，孩子们都回家了，四周静悄悄怪吓人的。没办法，我只好自己爬起来，尴尬地揉着眼进了屋。母亲装作没事儿人一样，打发我睡觉。从此，我便很少和人怄气。那夜柔软的月光，像看不见的银鞭，抽掉了一棵小树多长的枝杈。

如今，我时常夜行，在清冷的晚上，穿过小树林，走在人行道上，总被树影吸引，驻足观看。月不必常有，路灯却是天天晚上都亮着的。灯下的树影，比月下的更清晰，线条更浓，恰如将路面当宣纸来作画一般。只是少了月光下那朦胧、神秘的氛围。

我很喜欢林逋那句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写尽了月下观梅之妙。我仿佛能看到那月亮升起来，刚刚跃上墙头，瘦削的高士立于树前，硬朗、简洁的梅枝上缀着朵朵梅花，散发着阵阵幽香，临水照影般倒映在黄昏的湖面上，一阵风吹过，点点花瓣飘落在水上。

张子野的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讲的应是春月花影。云遮住了天上那轮冰盘的一角，地上有长茎的花朵，在风中摇摆，顾影自怜。

影子好看的植物，花叶不宜稠密。一日傍晚时分，新月初上，我吃过晚饭从食堂回来，路过一面粉壁，见有一棵初春的花树将扶疏的枝条印于壁上，轻风吹拂，树影款款摆动。郑板桥当年，即见窗纸上竹影，遂悟画墨竹之妙法。

除了月下影子，张子野的“娇柔懒起，帘幕卷花影”，是讲近午日光中的影；“柔柳摇摇，坠轻絮无影”，应是写风中影。写尽影之美好，难怪他得了雅号“张三影”。

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中苏轼最后说：“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月色千古不变，但能“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”者，非有情趣之人不能也。有情趣，还需心闲，倘为名缰利锁束缚，自然不能够有心情，而寺庙之幽，中庭之静，又为时人难遇之境，便有，也难得赏月之友如张怀民也。

/ 夕花朝拾 /

蜜

□石淑芳

记忆里的春天，小小的我常常坐在一大片槐花中间。

槐花是母亲刚从山上捋来的。母亲喂了一头下崽的母猪，她在槐花短短的花期里全力採采，晒好，给母猪过冬。看看那些漫山遍野纯净如雪、香甜如蜜的槐花，母猪何尝不是间接地吞咽了天地之灵气、日月之精华！

白花的槐花摊晒在院子里，香气四溢，招来许许多多馋嘴的蜜蜂。它们偶尔也飞到我头上。我不厌弃这些小东西，相反，因为同样贪恋花蜜，我视它们为亲密的友人。它们阳光下半透明的肚子，充盈着让我垂涎欲滴的蜜糖。

我把它们捉住，放到小瓶子里，焦灼地等着它们把蜜糖吐出来，有时候心情过于迫切，直接捏住肚子往外挤，被挤过的蜜蜂不一会儿就不动弹了，我不知道它竟这样枉送了性命。

放蜂的外地人喜欢吃鸡，村里人拿鸡跟他换蜜。我家的鸡都是老老实实、勤勤恳恳的母鸡，没有瘸腿的、啄人的，或者不下蛋的。母亲舍不得拿鸡去换蜜，我就只好去捉蜜蜂。

我在晾晒的槐花面前快被晒蔫了，蜜蜂也三三两两地蹬腿，却并没有折腾出多少蜜来。

放蜂人在河滩的草地上搭起一个军绿色的帐篷，一排排蜂箱有序摆开，蜂群组成一支大型乐团，天天为主人奏乐。女主人在河边淘米，不远处两个树杈间扯着一根细绳，晾晒着她花花绿绿的衣裳。他们的大黄狗吐着舌头，安然而警惕地看着过路的人。男主人在蜂箱前忙碌。

在一个春花烂漫的小山村里，伴着潺潺的小河流水，他们勤勉而诗意地栖居。

要是用得着谁家的电了，或者跟谁家认干亲了，他们临走时会给人家撒下一两瓶蜜。我和他们没有半点渊源，只能望蜜垂涎。

一天，一只慌慌张张赶路的小飞虫，把打猪草归来的我瞬间撞成个“瞎子”。放蜂人的帐篷边，那位大嫂帮我把虫子吹出来。那个黄昏，火烧云像一匹腾飞的骏马，金红的色泽魅惑、炫目，将天空的蓝衬得更加干净、清明。槐花在小山村里开得如火如荼，村子像捂在罐子里的蜜，随着微风徐徐散发清香。其时，那些开花的树，在春末夏初的风里，将生命怒放到极致，张扬得有声有色。

我把脸凑近那位穿着花衣裳的大嫂，她的手温暖、柔软，带着无尽的体贴，和着她的笑容，给我的内心吹来一阵春风。外来的新鲜气息，以这样猝不及防的方式与我融合。

她跟我谈家庭，谈女人的琐琐碎碎。临走时，她送我一瓶槐花蜜。真正的槐花蜜，在天气转冷时，瓶里凝结出琥珀样的黏稠。打开瓶盖，槐香扑鼻。

我长大了，长大的我还守在小山村里，成了一个读书的女人。像采花的蜜蜂一样，我的农闲时间全部用来采撷百花园中的书香，时光飞得太快，浩瀚书海里的我太渺小。

此刻，在转眼二十年光阴过后，我忽然想起那位大嫂。不知她会不会想到，当年打猪草的我，现在像她养的那些蜜蜂一样，贪恋着一种叫书香的花蜜。

/ 人生百味 /

观音豆腐

□张绍金

大别山腹地，每到炎热的夏天，树林里就能闻到一种别样的清香，透着淡淡的药味。

这味道来自一种树叶，用这种树叶榨汁，可制作成一种绿色的豆腐，山里人都爱吃。

点缀在山野中的这种树，干弱枝细，叶子却肥厚、宽大而多汁。你最好不要折断树枝，只将叶子采摘下来即可。

第一道工序，是用山泉水将鲜叶洗净，在盆里加点泉水和着树叶反复揉搓，直到揉搓得稀碎，挤出汁水来。

剔去叶渣，用干净纱布将汁水一遍遍过滤好，这是第二道工序。

接下来，烧一些干柴草，用一小把草木灰化成水，过滤后，点入叶汁，反复搅拌均匀。

最后，用纱布盖住盆口，静置二十分钟，绿色的豆腐就做成了。用刀划豆腐那样横竖切成块，就可以吃了。这原汁的味儿鲜嫩可口，再放上少许白糖，就成了极品，吃起来清凉、细腻，解渴、解饿，像茶像奶又像饭，过去，这是穷人的粮食啊！

传说在很久以前，山里的穷人吃不上饭，还要在深山林里不停地干活，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便点化一种不起眼的小植物（大树是不让穷人动的），让它长出宽大、肥厚、多汁的叶子，方便采摘，制作起来也很简单，就着山泉水、草木灰，只需一个盆钵，便能做出豆腐，管渴又管饿。人们为了感谢观音菩萨，便叫它观音豆腐，这种树便得名观音树。

山里树木繁盛，唯此树叶能制成豆腐。年少时，家里粮食总不够吃，母亲就到山林里，采叶制成观音豆腐，既当茶水又当饭菜，还真能抵上不少粮食。我也曾在好几个夏天，多次制作这种豆腐，让劳动一天后回到家的母亲来吃，夸夸我能干。渐渐地，我便对观音豆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

现在，知道观音豆腐的人已经不多了，吃过的就更少了。富贵得吃腻了山珍海味，却吃不到观音豆腐……